

有人说畅想未来可以预知预判，回忆过去可以折叠时光。今天当我再次回忆起童年的芦苇荡时，感觉日子发生了倒转，现实与过去相互咬合交错，融为一体了。

不管我怎样回忆与畅想，芦苇荡已无可挽回地消失，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只有在我儿时的记忆底本里，依然生长着挺拔的芦苇棵，天空中依然飘荡着美丽的芦苇花。我深信这种记忆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幻灭，反而随着岁月的叠加而弥新。

小时候，不光我们村，周边的很多村庄都有一个或多个芦苇荡。面积大的有近百亩，面积小的也有十亩八亩。芦苇耐盐碱，抗贫瘠，根系发达，所以芦苇每年都在向四面八方扩散蔓延。我们平时去地里干活，就走在苇荡里的小路上。不管是白天或是晚上，只要一个人在苇荡深处，无不感觉后背发凉，前胸发紧，有些提心吊胆。

虽然苇荡深处阴森怕人，却是孩子们的乐园。我们这些孩子经常在苇荡中冲杀，踩倒过无数的芦苇，当然也常被大人训斥。我们或把苇秆折断做成手枪，或将苇秆锯开钻孔，安装一段白蜡条做成弹球发射器。当然我们也可以砍下一节芦苇，在苇秆一侧用刀刮平再劈开，做成曲子单调的苇笛。

我们生长在芦苇荡里，与芦苇相

古人常把清风一词作意象，隐喻自己。我想，这清风里一定有“薄帷鉴明月，清风吹我襟”的闲愁，有“清风无闲时，潇洒终日夕”的惬意，有“清风明月一壶酒，竹影花香万卷书”的雅致。

清风里，我常把故乡想起，把故人念及，把故乡、故土和故人一遍又一遍回味。这回味伴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愈发苍凉，愈加沉重，甚至有一股窒息感堵在胸口，久久不能隐去。

风是故乡里的草木和庄稼，有着贴近泥土的芳香和气息。那气息里有风吹麦浪的声响，有竹笋拔节的呼吸，有梔子花摇曳枝头的清香，有稻花香里说丰年的欢欣。有时候，那气息里还有故人离去的悲泣。无论你离开多久，离乡多远，这些气息早已融入了我们的血液，故乡、故土、故人已成为生命里难以割舍的一部分。故土之上，有村庄、稻田、池塘、炊烟、水井，那是人间烟火的温暖；故土之下埋葬着亲人和记忆、痛苦与欢乐。风是大自然的搬运工，那些逝去与新生，禅让与更迭，谢幕与重启，都离不开风的参与。恍如那一声声金鸡的报晓，在黑夜里变得沉默，又在下一个黎明前准时被唤醒。

每次回故乡，第一个迎接我的就是风。风带着故乡亲人的呼唤，让我不自觉地踏上回乡的路。近乡情更怯。一块块水田里，父亲劳作的身影犹在眼前；高高的山岗上，外婆亲手开荒的豆花地嫩绿如茵；丘陵山林里，母亲箍柴的声音似在耳边；那弯曲的山间小路上，母亲拉着板车风里来雨里去艰难行走的背影依然鲜活。多么亲切啊，有如风伸出的温柔之手，温暖地抚摸着我的脸。

风不怕走黑路，它在夜色中跨过山岗，踩着树梢，一路狂奔。窗外的松涛如千军万马，搅得母亲睡不安稳，她跟父亲轻声说，明儿起个大早吧，这一夜的风，山坡上松针会落满一地，我们带上箍子和草绳，箍几捆柴不去。父亲“嗯”了一声便继续睡

## 湮灭的芦苇荡

高贵华



深冬的芦苇荡 周文静 摄

守相伴。日常烧火做饭、修房盖屋自然少不了芦苇的参与。聪明的农民把芦苇变成生活的器具和生产的工具，普通的芦苇在农民心里成了过日子的

好帮手。在秋后芦苇成熟的季节，它被人们用镰头砍倒，一捆一捆地拉回家。家家户户房前屋后被一垛垛芦苇堆满，漂亮的芦苇花因风起舞，飘满了

整个村子，使这些古朴的村落显得迷幻朦胧，诗情画意。

这些成垛的芦苇，被大人在农闲季节编织成苇笆，用来盖房子苫顶。一间一笆，面积大约有二十多个平方。苇笆编织得够一车了，农户们就相约去河北大名一带卖苇笆，一来一回往往半月有余。后来听老人们说，因芦苇生命顽强生长迅速，栽植它意在防风固沙，保持水土。没想到她安家落户后，子孙瓜瓞，侵吞农田速度快得惊人。

尽管芦苇作用不少，但毕竟它不是粮食。后来人们在田间广植了树木，便陆续刨出它的根茎，在太阳底下暴晒。在化肥普遍使用后，芦苇的根非常害怕一种叫作碳酸氢氮的化肥。凡是施过这种化肥的土地，芦苇快速地消亡。大约十几年前，最后一根芦苇永久地倒下了，一个遍地芦苇的时代宣告结束。广袤的田野里没有芦苇的遮挡，一下子空旷起，天空也变高了。昔日的苇地变成了良田，从前的繁茂疏朗了许多。

眼下辞秋天冬，本应是芦花飘雪的季节，可如今再也看不到高高的苇垛，热闹的编笆场面，以及孩子们穿着芦花草鞋故意踏在雪堆上奔跑的身影。芦苇带着往日的温暖、美丽和快乐，永远地湮灭在岁月的长河之中。

他的腰，吹落了他的牙，吹得他连走路都不灵便了。他对抗着岁月之风，悟出了种田和做人之道，并将它们潜移默化给我们。

来去无踪的风，吹黄了庄稼，吹枯了野草，也吹老了岁月。故乡在风中变老，故乡的亲人在风中日渐老去、离去。外婆豆花地四周的篱笆在一年又一年的风里散落一地，豆花地还在，而外婆却不在了。那时的我还小，外婆很年轻，每次放学路过豆花地，我去帮外婆摘豆角，外婆帮我捉蝴蝶，有好几次，眼看着蝴蝶就要捉到手，扑闪间却又飞走了，如今想来，也许是外婆故意为之。外婆常说：小鸟小虫都是有灵性的生命。

时隔多年，我带着孩子来到外婆坟前，墓碑上的字迹已在风中变得模糊。坟头的青草绿了又黄，黄了又绿。风吹来了一些东西，也带走了一些东西，我不知道，许多年以后，这些坟莹，还有多少人把它想起，前来为它们添一抔土？

一拨又一拨的风从大地上吹过，从村庄上吹过，从人们的心头吹过。风吹来了远方的声音，那里有草木的气息和鸟儿的啁啾，那么欢快、热烈、亢奋，如庄稼一样葳蕤，又如生命一样生生不息……

## 清风起

徐亚红

去。第二天天明，等我们起床时，院子里早就多出一堆茅草和松针。这是父亲的“作品”，他送回一趟，接着又去山上了。搬运松针的不仅是父亲，还有如父亲一样的村民，他们从早到晚都在山林间穿梭。接连几天，家家都备足了一年里用来引火的柴禾。屋顶上炊烟袅袅，那里有一日三餐的温暖；炊烟萦绕着村庄，鸡犬相闻，人来人往，那里有世外桃源的温馨。多年过去了，我仍在回味那用枯枝落叶作柴火烧成的饭菜，尽管缺油少荤，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吃得那么有滋有味，清香可口，这无疑要感恩那拥有慈悲之心的山野之风。

夏夜，我常随母亲去田间抽水。明月清风里，母亲一边给干旱的稻田抽水，一边哼着歌谣。母亲生怕我睡着了，招来蚊虫叮咬，不停地找我说说话。除了说话，母亲还用肢体语言无声地告诉我：劳动是快乐的。这样的肢体语言，成为我们儿时精神的养分和远行的动力。

某个夏日，我们去一个名叫余冲的山洼，将车停在山边，徒步很长一段山间小道，来到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落，遇到几位父辈的老人，便和他们拉起家常。有几位老人还清楚地记得我母亲当年来这里收鸡蛋的情景。“那个老人真的好辛苦，每隔一段时间就来这山洼里，她老实本分，我们都愿意把鸡窝里的鸡蛋留着卖给她。”是啊，母亲为了贴补家用，每年双抢一结束，就挑着箩筐，走村串户，边走边不停吆喝着：“可有鸡蛋卖呀！”从黎明走到黄昏，走过一个又一个酷热难耐的夏日。母亲告诉我们，起早贪黑她都不怕，怕的是遇上村子里的野狗，好几次遇上疯扑上来

的野狗，母亲总是机智地用箩筐抵住狗嘴，以免咬到自己，咬破鸡蛋。从一开始的收鸡蛋，到后来的收破烂，母亲一辈子不曾闲歇。

此刻，我站在余冲的风中，朝着老家的方向凝望，一切似乎那么遥远，一切又那么切近。母亲是传统女人，爱美，有自尊。为了家，她放下女人的尊严和委屈，拉着板车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如一棵摇晃不已的树，泥水中每迈一步该有多么艰难。如今母亲已年过古稀，早年过度的劳作导致肩周炎、腰椎间盘突出等身体暗疾，像荒园里的杂草盘根错节，这份生命之苦，唯有自己默默承受。

风是有脾气的。一旦狂躁起来，花草树木被吹得东倒西歪，就连秧田里的稻草人也被风吹趴了。春耕时节，父亲不等种子下地，就在后院里扎一些稻草人，等秧苗刚钻出泥土，就把稻草人插在稻田四周，风一吹，系着红布条的稻草人不停摇摆，吓走了一群飞来飞去的小鸟，父亲常站在秧田中央自言自语：这回，我在稻草人身上多系一些红布条，看你还敢不敢、怕不怕？父亲的护苗之举，还真的管用。如果遇上一夜的狂风暴雨，第二天不等天明，父亲就要来到田里，扶起趴在芽苗上的稻草人，扶起东倒西歪的嫩苗。庄稼人对稻子是珍惜和怜爱的。父亲常说，农民是靠天吃饭的，遇上风调雨顺，就是一个丰收年！那年月，父亲总是备足下一年的口粮，以防天灾。劳作之余，父亲常坐在田间地头，点一根烟，任风将烟支吹短。在袅袅烟雾中，父亲冥想着什么，眼神里满是一代农民对土地的深情。父亲把一生献给了土地。如今岁月的风吹白了他的头发，吹弯了

